

儒林外史
(下)

中国古典名著全集

儒林外史

【下】

清·吴敬梓/著

远方出版社

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鲍廷玺兄弟相逢

话说沈大脚问定了王太太的话，回家向丈夫说了。次日，归姑爷来讨信，沈天孚如此这般告诉他说：“我家堂客过去，着实讲了一番，这堂客已是千肯万肯。但我说明了他家是没有公婆的，不要叫鲍老太自己来下插定。至明日，拿四样首饰来，仍旧叫我家堂客送与他，择个日子就抬人便了。”归姑爷听了这话，回家去告诉丈母说：“这堂客手里有几百两银子的话是真的，只是性子不好些，会欺负丈夫。这是他两口子的事，我们管他怎的。”鲍老太道：“这管他怎的！现今这小厮做头傲脑，也要娶个辣燥些的媳妇来制着他才好。”

老太主张着要娶这堂客，随即叫了鲍廷玺来，叫他去请沈天孚、金次福两个人来为媒。鲍廷玺道：“我们小户人家，只是娶个穷人家女儿做媳妇好，这样堂客要了家来，恐怕淘气。”被他妈一顿臭骂道：“倒运的奴才！没福气的奴才！你到底是那穷人家的根子，开口就说要穷，将来少不的要穷断你的筋！像他有许多箱笼，娶进来摆摆房也是热闹的。你这奴才知道甚么！”骂的鲍廷玺不敢回言，只得央及归姑爷同着去拜媒人，归姑爷道：“像娘这样费心，还不讨他说个是，只要拣精拣肥，我也犯不着要效他这个劳。”老太太又把姑爷说了一番，道：“他不知道好歹，姐夫不必计较他。”姑爷方才肯同他去拜了两个媒人。

次日备了一席酒请媒。鲍廷玺有生意，领着班子出去做戏了，就是姑爷作陪客。老太家里拿出四样金首饰，四样银首饰来——还是他前头王氏娘子的——交与沈天孚去下插定。沈天孚又赚了他四样，只拿四样首饰，叫沈大脚去下插定。那里接了，择定十月十三日过门。到十二日，把那四箱、四橱和盆桶、锡器、两张大床先搬了来。两个丫头坐轿子跟着，到了鲍家，看见老太，也不晓得是他家甚么人，又不好问，只得在房里铺设齐整，就在房里坐着。

明早，归家大姑娘坐轿子来。这里请了金次福的老婆和钱麻子的老婆两个搀亲。到晚，一乘轿子，四对灯笼火把，娶进门来。进房撒帐，说四言八句，拜花烛，吃交杯盏，不必细说。五更鼓出来拜堂，听见说有婆婆，就惹了一肚子气，出来使性攒气磕了几个头，也没有茶，也没有鞋。拜毕，就往房里去了。丫头一会出来要雨水煨茶与太太嗑，一会出来叫拿炭烧着了进去与太太添着烧速香，一会出来到厨下叫厨子蒸点心、做汤，拿进房来与太太吃。两个丫头川流不息的在家前屋后的走，叫的太太一片声响。鲍老太太听见道：“在我这里叫甚么太太！连奶奶也叫不的，只好叫个相公娘罢了！”丫头走进房去把这话对太太说了，太太就气了个发昏。

到第三日，鲍家请了许多的戏子的老婆来做朝。南京的风俗：但凡新媳妇进门，三天就要到厨下去收拾一样菜，发个利市。这菜一定是鱼，取“富贵有余”的意思。当下鲍家买了一尾鱼，烧起锅，请相公娘上锅，王太太不采，坐着不动。钱麻子的老婆走进房来道：“这使不得。你而今到他家做媳妇，这些规矩

是要还他的。”太太忍气吞声，脱了锦缎衣服，系上围裙，走到厨下，把鱼接在手内，拿刀刮了三四刮，拎着尾巴望滚汤锅里一搅。钱麻子老婆正站在锅台旁边看他收拾鱼，被他这一搅，便溅了一脸的热水，连一件二色金的缎衫子都弄湿了，吓了一跳，走过来道：“这是怎说！”忙取出一块汗巾子来揩脸。王太太丢了刀，骨都着嘴，往房里去了。当晚堂客上席，他也不曾出来坐。

到第四日，鲍廷玺领班子出去做夜戏，进房来穿衣服。王太太看见他这几日都戴的是瓦楞帽子，并无纱帽，心里疑惑他不像个举人。这日见他戴帽子出去，问道：“这晚间你往那里去？”鲍廷玺道：“我做生意去。”说着，就去了。太太心里越发疑惑：“他做甚么生意？”又想到：“想是在字号店里算账？”一直等到五更鼓天亮，他才回来。太太问道：“你在字号店里算账，为甚么算了这一夜？”鲍廷玺道：“甚么字号店？我是戏班子里管班的，领着戏子去做夜戏才回来。”太太不听见这一句话罢了，听了这一句话，怒气攻心，大叫一声，望后便倒，牙关咬紧，不省人事。鲍廷玺慌了，忙叫两个丫头拿姜汤灌了半日。灌醒过来，大哭大喊，满地乱滚，滚散头发，一会又要扒到床顶上去，大声哭着，唱起曲子来——原来气成了一个失心疯。吓的鲍老太同大姑娘都跑进来看，看了这般模样，又好恼，又好笑。

正闹着，沈大脚手里拿着两包点心，走到房里来贺喜。才走进房，太太一眼看见，上前就一把揪住，把他揪到马子跟前，揭开马子，抓了一把尿屎，抹了他一脸一嘴，沈大脚满鼻子都塞满了臭气。众人来扯开了。沈大脚走出堂屋里，又被鲍老太指着脸骂了一顿。沈大脚没情没趣，只得讨些水洗了脸，悄悄的出了

问去回去了。这里请了医生来。医生说：“这是一肚子的痰，正气又虚，要用人参、琥珀。”每剂药要五钱银子。自此以后，一连害了两年，把些衣服、首饰都花费完了，两个丫头也卖了。归姑爷同大姑娘和老太商议道：“他本是螟蛉之子，又没中用，而今又弄了这个疯女人来，在家闹到这个田地，将来我们这房子和本钱，还不够他吃人参、琥珀吃光了，这个如何来得？不如趁此时将他赶出去，离门离户，我们才得干净，一家一计过日子。”鲍老太听信了女儿、女婿的话，要把他俩口子赶出去。鲍廷玺慌了，去求邻居王羽秋、张国重来说。张国重、王羽秋走过来说道：“老太，这使不得。他是你老爹在时抱养他的；况且又帮着老爹做了这些年生意，如何赶得他出去？”老太把他怎样不孝，媳妇怎样不贤，着实数说了一遍，说道：“我是断断不能要他的了！他若要在这一带，我只好带着女儿、女婿搬出去让他！”当下俩人讲不过老太，只得说道：“就是老太要赶他出去，也分些本钱与他做生意。叫他俩口子光光的怎样出去过日子？”老太道：“他当日来的时候，只得头上几茎黄毛，身上还是光光的。而今我养活的他恁大，又替他娶过两回亲。况且他那死鬼老子也不知是累了我家多少。他不能补报我罢了，我还有甚么贴他！”那两人道：“虽如此说，恩从上流，还是你老人家照顾他些。”说来说去，说得老太转了口，许给他二十两银子，自己去住。鲍廷玺受了银子，哭哭啼啼，不日搬了出来，在王羽秋店后借一间屋居住。只得这二十两银子，要团班子、弄行头，是弄不

起；要想做个别的小生意，又不在行；只好坐吃山空。把这二十两银子吃的将光，太太的人参、琥珀药也没得吃了，病也不大发了，只是在家坐着哭泣咒骂，非止一日。人言啧啧。会时谷太爷那一日鲍廷玺街上走走回来，王羽秋迎着问道：“你当初有个令兄在苏州么？”鲍廷玺道：“我老爹只得我一个儿子，并没有哥哥。”王羽秋道：“不是鲍家的，是你那三牌楼倪家的。”鲍廷玺道：“倪家虽有几个哥哥，听见说，都是我老爹自小卖出去了，后来一总都不知个下落，却也不曾听见是在苏州。”王羽秋道：“方才有个人，一路找来，找在隔壁鲍老太家，说：‘倪大太爷找倪六太爷的。’”鲍老太不招应，那人就问在我这里，我就想到你身上。你当初在倪家可是第六？”鲍廷玺道：“我正是第六。”王羽秋道：“那人找不到，又到那边找去了。他少不得还找了回来，你在我店里坐了候着。”少顷，只见那人又来找问。王羽秋道：“这便是倪六爷，你找他怎的？”鲍廷玺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？是那个要找我？”那人在腰里拿出一个红纸帖子来，递与鲍廷玺看。鲍廷玺接着，只见上写道：……事因门……水西门鲍文卿老爹家过继的儿子鲍廷玺，本名倪廷玺，乃父亲倪霜峰第六子，是我的同胞的兄弟。我叫作倪廷珠。找着是我的兄弟，就同他到公馆里来相会。要紧！要紧！……鲍廷玺道：“这是了！一点也不错！你是甚么人？”那人道：“我是跟大太爷的，叫作阿三。”鲍廷玺道：“大太爷在那里？”阿

三道：“大太爷现在苏州抚院衙门里做相公，每年一千两银子。而今现在大老爷公馆里。既是六太爷，就请同小的到公馆里和大太爷相会。”鲍廷玺喜从天降，就同阿三一直走到淮清桥抚院公馆前。阿三道：“六太爷请到河底下茶馆里坐着。我去请大太爷来会。”一直去了。

鲍廷玺自己坐着，坐了一会儿，只见阿三跟了一个人进来，头戴方巾，身穿酱色缎直裰，脚下粉底皂靴，三绺髭须，有五十岁光景。那人走进茶馆，阿三指道：“便是六太爷了。”鲍廷玺忙走上前，那人一把拉住道：“你便是我六兄弟了！”鲍廷玺道：“你便是我大哥哥！”两人抱头大哭，哭了一场坐下。倪廷珠道：“兄弟，自从你过继在鲍老爹家，我在京里，全然不知道。我自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学会了这个幕道，在各衙里做馆。在各省找寻那几个弟兄，都不曾找的着。五年前，我同一位知县到广东赴任去，在三牌楼找着一个旧时老邻居问，才晓得你过继在鲍家了，父母俱已去世了！”说着，又哭起来。鲍廷玺道：“我而今鲍门的事……”倪廷珠道：“兄弟，你且等我说完了。我这几年，亏遭际了这位姬大人，宾主相得，每年送我束修一千两银子。那几年在山东，今年调在苏州来做巡抚。这是故乡了，我所以着紧来找贤弟。找着贤弟时，我把历年节省的儿两银子，拿出来弄一所房子，将来把你嫂子也从京里接到南京来，和兄弟一家一计的过日子。兄弟，你自然是娶过弟媳的了。”鲍廷玺道：“大哥在上……”便悉把怎样过继到鲍家，怎样蒙鲍老爹恩养，怎样在向太爷衙门里招亲，怎样前妻王氏死了，又娶了这个女人，而今怎样怎样被鲍老太赶出来了，都说了一遍。倪廷珠道：“这个不妨。

而今弟妇现在那里？”鲍廷玺道：“现在鲍老爹隔壁一个人家借着住。”倪廷珠道：“我且和你同到家里去看看，我再作道理。”

当下会了茶钱，一同走到王羽秋店里。王羽秋也见了礼。鲍廷玺请他在后面。王太太拜见大伯，此时衣服首饰都没有了，只穿着家常打扮。倪廷珠荷包里拿出四两银子来，送与弟妇做拜见礼。王太太看见有这一个体面大伯，不觉忧愁减了一半，自己捧茶上来。鲍廷玺接着，送与大哥。倪廷珠吃了一杯茶，说道：“兄弟，我且暂回公馆里去。我就回来和你说话，你在家等着我。”说罢，去了。

鲍廷玺在家和太太商议：“少刻大哥来，我们须备个酒饭候着。如今买一只板鸭和几斤肉，再买一尾鱼来，托王羽秋老爹来收拾，做个四样才好。”王太太说：“呸！你这死不见识面的货！他一个抚院衙门里住着的人，他没有见过板鸭和肉？他自然是吃了饭才来，他希罕你这样东西吃？如今快秤三钱六分银子，到果子店里装十六个细巧围碟子来，打几斤陈百花酒候着他，才是个道理！”鲍廷玺道：“太太说的是。”当下秤了银子，把酒和碟子都备齐，捧了来家。

到晚，果然一乘轿子，两个“巡抚部院”的灯笼，阿王跟着，他哥来了。倪廷珠下了轿，进来说道：“兄弟，我这寓处没有甚么，只带的七十多两银子。”叫阿王在轿柜里拿出来，一包一包，交与鲍廷玺，道：“这个你且收着。我明日就要同姬大人往苏州去。你作速看下一所房子，价银或是二百两、三百两，都可以，你同弟妇搬进去住着。你就收拾到苏州衙门里来。我和姬大人说，把今年束修一千两银子都支了与你，拿到南京来做个本

钱，或是买些房产过日。”当下鲍廷玺收了银子，留着他哥吃酒。吃着，说一家父母兄弟分离苦楚的话，说着又哭，哭着又说。直吃到二更多天，方才去了。

鲍廷玺次日同王羽秋商议，叫了房牙子来，要当房子。自此，家门口人都晓的倪大老爷来找兄弟，现在抚院大老爷衙门里；都称呼鲍廷玺是倪六老爷，太太是不消说。又过了半个月，房牙子看定了一所房子，在下浮桥施家巷，三间门面，一路四进，是施御史家的，施御史不在家，着典与人住，价银二百二十两。成了议约，付押议银二十两，择了日子搬进去再兑银子。搬家那日，两边邻居都送看盒，归姑爷也来行人情，出分子。鲍廷玺请了两日酒，又替太太赎了些头面、衣服。太太身子里又有些啾啾唧唧的起来，隔几日要请个医生，要吃八分银子的药。那几十两银子，渐渐要完了。

鲍廷玺收拾要到苏州寻他大哥去，上了苏州船。那日风不顺，船家荡在江北，走了一夜，到了仪征，船住在黄泥滩，风更大，过不得江。鲍廷玺走上岸要买个茶点心吃。忽然遇见一个少年人，头戴方巾，身穿玉色绸直裰，脚下大红鞋。那少年把鲍廷玺上上下下看了一遍，问道：“你不是鲍姑老爷么？”鲍廷玺惊道：“在下姓鲍。相公尊姓大名？怎样这样称呼？”那少年道：“你可是安庆府向太爷衙门里王老爹的女婿？”鲍廷玺道：“我便是。相公怎的知道？”那少年道：“我便是王老爹的孙女婿，你老人家可不是我的姑丈人么？”鲍廷玺笑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且请相公到茶馆坐坐。”

当下两人走进茶馆，拿上茶来。仪征有的是肉包子，装上一

盘来吃着。鲍廷玺问道：“相公尊姓？”那少年道：“我姓季。姑老爷你认不得我？我在府里考童生，看见你巡场，我就认得了。后来你家老爹还在我家吃过了酒。这些事，你难道都记不的了？”鲍廷玺道：“你原来是季老太爷府里的季少爷。你却因甚么做了这门亲？”季苇萧道：“自从向太爷升任去后，王老爹不曾跟了去，就在安庆住着。后来我家岳选了典史，安庆的乡绅人家因他老人家为人盛德，所以同他来往起来，我家就结了这门亲。”鲍廷玺道：“这也极好。你们老太爷在家好么？”季苇萧道：“先君见背，已三年多了。”鲍廷玺道：“姑爷，你却为甚么在这里？”季苇萧道：“我因盐运司荀大人是先君文武同年，我故此来看看年伯。姑老爷，你却往那里去？”鲍廷玺说：“我到苏州去看一个亲戚。”季苇萧道：“几时才得回来？”鲍廷玺道：“大约也得二十多日。”季苇萧道：“若回来无事，到扬州来顽顽。若到扬州，只在道门口门簿上一查，便知道我的下处。我那时做东请姑老爷。”鲍廷玺道：“这个一定来奉候。”说罢，彼此分别走了。

鲍廷玺上了船，一直来到苏州，才到阊门上岸，劈面撞着跟他哥的小厮阿三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荣华富贵，依然一旦成空；奔走道途，又得无端聚会。

毕竟阿三说出甚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季苇萧扬州人赘
第二十八回
萧金铉白下选书

话说鲍廷玺走到阊门，遇见跟他哥的小厮阿三。阿三前走，后面跟了一个闲汉，挑了一担东西，是些三牲和些银锭、纸马之类。鲍廷玺道：“阿三，倪大太爷在衙门里么？你这些东西叫人挑了同他到那里去？”阿三道：“六太爷来了！大太爷自从南京回来，进了大老爷衙门，打发人上京接太太去。去的人回说，太太已于前月去世。大太爷着了这一急，得了重病，不多几日就归天了。大太爷的灵柩现在城外厝着，小的便搬在饭店里住。今日是大太爷头七，小的送这三牲纸马到坟上烧纸去。”鲍廷玺听了这话，两眼大睁着，话也说不出，慌问道：“怎么说？大太爷死了？”阿三道：“是，大太爷去世了。”鲍廷玺哭倒在地，阿三扶了起来。当下不进城了，就同阿三到他哥哥厝基的所在，摆下牲醴，浇奠了酒，焚起纸钱，哭道：“哥哥阴魂不远，你兄弟来迟一步，就不能再见大哥一面！”说罢，又恸哭了一场。阿三劝了回来，在饭店里住下。

次日，鲍廷玺将自己盘缠又买了一副牲醴、纸钱，去上了哥哥坟回来，连连在饭店里住了几天，盘缠也用尽了，阿三也辞了他往别处去了。思量没有主意，只得把新做来的一件见抚院的绸直裰当了两把银子，且到扬州寻季姑爷再处。

当下搭船，一直来到扬州，往道门口去问季苇萧的下处。门

簿上写着：“寓在兴教寺”。忙找到兴教寺，和尚道：“季相公么？他今日在五城巷引行公店隔壁尤家招亲，你到那里去寻。”

鲍廷玺一直找到尤家，见那家门口挂着彩子。三间敞厅，坐了一敞厅的客。正中书案上，点着两枝通红的蜡烛；中间悬着一轴百子图的画；两边贴着朱笺纸的对联，上写道：“清风明月常如此，才子佳人信有之。”季苇萧戴着新方巾，穿着银红绸直裰，在那里陪客，见了鲍廷玺进来，吓了一跳，同他作了揖，请他坐下，说道：“姑老爷才从苏州回来的？”鲍廷玺道：“正是。恰又遇着姑爷恭喜，我来吃喜酒。”座上的客问：“此位尊姓？”季苇萧代答道：“这舍亲姓鲍，是我的贱内的姑爷，是小弟的姑丈人。”众人道：“原来是姑太爷。失敬！失敬！”鲍廷玺问：“各位太爷尊姓？”季苇萧指着上首席坐的两位道：“这位是辛东之先生，这位是金寓刘先生，二位是扬州大名士。作诗的从古也没有这好的，又且书法绝妙，天下没有第三个。”

说罢，摆上饭来。二位先生首席，鲍廷玺三席，还有几个人，都是尤家亲戚，坐了一桌子。

吃过了饭，那些亲戚们同季苇萧里面料理事去了。鲍廷玺坐着，同那两位先生攀谈。辛先生道：“扬州这些有钱的盐果子，其实可恶！就如河下兴盛旗冯家，他有十几万银子，他从徽州请了我出来，住了半年，我说：‘你要为我的情，就一总送我二三千银子。’他竟一毛不拔！我后来向人说：‘冯家他这银子该给我的。他将来死的时候，这十几万银子一个钱也带不去，到阴司里是个穷鬼。阎王要盖森罗宝殿，这四个字的匾，少不的是请我写，至少也得送我一万银子，我那时就把几千与他用用，也不可

知。何必如此计较！”说罢，笑了。金先生道：“这话一丝也不错！前日不多时，河下方家来请我写一副对联，共是二十二个字。他叫小厮送了八十两银子来谢我，我叫他小厮到跟前，吩咐他道：‘你拜上你家老爷，说金老爷的字是在京师王爷府里品过价钱的：小字是一两一个，大字十两一个。我这二十二个字，平买平卖，时价值二百二十两银子。你若是二百一十九两九钱，也不必来取对联。’那小厮回家去说了。方家这畜生卖弄有钱，竟坐了轿子到我下处来，把二百二十两银子与我。我把对联递与他。他，他，两把把对联扯碎了。我登时大怒，把这银子打开，一总都泼在街上，给那些挑盐的、拾粪的去了！列位，你说这样小人，岂不可恶！”

正说着，季苇萧走了出来，笑说道：“你们在这里讲盐呆子的故事？我近日听见说，扬州是‘六精’。”辛东之道：“是‘五精’罢了，那里‘六精’？”季苇萧道：“是‘六精’，的狠！我说与你听：他轿里是坐的债精，抬轿的是牛精，跟轿的是屈精，看门的是谎精，家里藏着的是妖精，这是‘五精’了。而今时作，这些盐商头上戴的是方巾，中间定是一个水晶结子，合起来是‘六精’。”说罢，一齐笑了。捧上面来吃。四人吃着，鲍廷玺问道：“我听见说，盐务里这些有钱的，到面店里，八分一碗的面，只呷一口汤，就拿下去赏与轿夫吃。这话可是有的么？”辛先生道：“怎么不是有的！”金先生道：“他那里当真吃不下？他本是在家里泡了一碗锅巴吃了，才到面店去的。”

当下说着笑话，天色晚了下来，里面吹打着，引季苇萧进了洞房。众人上席吃酒，吃罢各散。

鲍廷玺仍旧到钞关饭店里住了一夜。次日来贺喜，看新人，看罢出来，坐在厅上。鲍廷玺悄悄同季苇萧道：“姑爷，你前面的姑奶奶不曾听见怎的，你怎么又做这件事？”季苇萧指着对联与他看道：“你不见‘才子佳人信有之’？我们风流人物，只要才子佳人会合，一房两房，何足为奇！”鲍廷玺道：“这也罢了，你这些费用是那里来的？”季苇萧道：“我一到扬州，荀年伯就送了我一百二十两银子，又把我在瓜洲管关税，只怕还要在这里过几年，所以又娶一个亲。姑老爷，你几时回南京去？”鲍廷玺道：“姑爷，不瞒你说，我在苏州去投奔一个亲戚投不着，来到这里，而今并没有盘缠回南京。”季苇萧道：“这个容易，我如今送几钱银子与姑老爷做盘费，还要托姑老爷带一个书子到南京去。”

正说着，只见那辛先生、金先生和一个道士，又有一个人，一齐来吵房。季苇萧让了进去，新房里吵了一会，出来坐下。

辛先生指着这两位向季苇萧道：“这位道友尊姓来，号霞士，也是我们扬州诗人。这位是芜湖郭铁笔先生，镌的图书最妙。今日也趁着喜事来奉访。”季苇萧问了二位的下处，说道：“即日来答拜。”辛先生和金先生道：“这位令亲鲍老爹，前日听说尊府是南京的，却几时回南京去？”季苇萧道：“也就在这一两日间。”那两位先生道：“这等，我们不能同行。我们同在这个俗地方，人不知道敬重，将来也要到南京去。”说了一会话，四人作别去了。

鲍廷玺问道：“姑爷，你带书子到南京与那一位朋友？”季苇萧道：“他也是我们安庆人，也姓季，叫作季恬逸，和我同姓不宗，前日同我一路出来的。我如今在这里不得回去，他是没用的

人，寄个字叫他回家。”鲍廷玺道：“姑爷，你这字可曾写下？”季苇萧道：“不曾写下。我今晚写了，姑老爷明日来取这字和盘缠，后日起身去罢。”鲍廷玺应诺去了。当晚季苇萧写了字，封下五钱银子，等鲍廷玺次日来拿。

次日早晨，一个人坐了轿子来拜，传进帖子，上写“年家眷同学弟宗姬顿首拜”。季苇萧迎了出去，见那人方巾阔眼，古貌古心。进来坐下，季苇萧动问：“仙乡尊字？”那人道：“贱字穆庵，敝处湖广。一向在京，同谢茂秦先生馆于赵王家里。因返舍走走，在这里路过，闻知大名，特来进谒。有一个小照行乐，求大笔一题。将来还要带到南京去，遍请诸名公题咏。”季苇萧道：“先生大名，如雷灌耳。小弟献丑，真是弄斧班门了。”说罢，吃了茶，打恭上轿而去。

恰好鲍廷玺走来，取了书子和盘缠，谢了季苇萧。季苇萧向他说：“姑老爷到南京，千万寻到状元境，劝我那朋友季恬逸回去。南京这地方是可以饿的死人的，万不可久住！”说毕，送了出来。鲍廷玺拿着这几钱银子，搭了船，回到南京。进了家门，把这些苦处告诉太太一遍，又被太太臭骂了一顿。施御史又来催他兑房价，他没银子兑，只得把房子退还施家，这二十两押议的银子做了干罚。没处存身，太太只得在内桥娘家胡姓借了一间房子，搬进去住着。住了几日，鲍廷玺拿着书子寻到状元境，寻着了季恬逸。季恬逸接书看了，请他吃了一壶茶，说道：“有劳鲍老爹。这些话我都知道了。鲍廷玺别过自去了。这季恬逸因缺少盘缠，没处寻寓所住，每日里拿着八个钱买

四个吊桶底作两顿吃，晚里在刻字店一个案板上睡觉。这日见了书子，知道季苇萧不来，越发慌了；又没有盘缠回安庆去，终日吃了饼坐在刻字店里出神。

那一日早上，连饼也没的吃，只见外面走进一个人来，头戴方巾，身穿玄色直裰，走了进来，和他拱一拱手。季恬逸拉他在板凳上坐下。那人道：“先生尊姓？”季恬逸道：“贱姓季。”那人道：“请问先生，这里可有选文章的名士么？”季恬逸道：“多的很！卫体善、随岑庵、马纯上、蘧駪夫、匡超人，我都认的，还有前日同我在这这里的季苇萧。这都是大名士。你要那一个？”那人道：“不拘那一位。我小弟有二三百银子，要选一部文章。烦先生替我寻一位来，我同他好合选。”季恬逸道：“你先生尊姓贵处？也说与我，我好去寻人。”那人道：“我复姓诸葛，盱眙县人。说起来，人也还知道的。先生竟去寻一位来便了。”

季恬逸请他坐在那里，自己走上街来，心里想道：“这些人虽常来在这里，却是散在各处，这一会没头没脑，往那里去捉？可惜季恬逸又不在这里。”又想到：“不必管他，我如今只望着水西门一路大街走，遇着那个就捉了来，且混他些东西吃吃再处。”

主意已定，一直走到水西门口，只见一个人，押着一担行李进城。他举眼看时，认得是安庆的萧金铉。他喜出外，道：“好了！”上前一把拉着，说道：“金兄，你几时来的？”萧金铉道：“原来是恬兄，你可同苇萧在一处？”季恬逸道：“苇萧久已到扬州去了。我如今在一个地方。你来的恰好，如今有一桩大生意作成你，你却不可忘了我！”萧金铉道：“甚么大生意？”季恬逸道：“你不要管，你只同着我走，包你有几天快活日子过！”萧金铉听